

的越界。

所以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以“我”的口吻讲述“我”自己的事情往往会产生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亲切性，这是第一人称叙述在叙述“我”视角内的故事时较之第三人称的优越性。可是有的作品中叙述者带着自我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读者没有自己的客观认识，或者有时候叙述超越了自我的视角，产生了叙述的不可信赖，这就是当代获奖短篇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注释：

①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②《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选自《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作家出版社，第24页；

③同上，第41页；

④同上，第26页；

⑤同上，第40页；

⑥《因为有了她》（孔捷生）选自《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第355页；

⑦《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选自《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第50页；

⑧同上，第64页；

参考文献：

[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荷兰]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彭华生,钱光培.新时期作家谈创作[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上接(第126页)

为这样，才使得王国维认为，苏东坡与辛弃疾有着伯夷与柳下惠的遗风，而伯夷与柳下惠是中国古代有名的隐士，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辛弃疾的诗词之中的隐逸之风是一致都有着定论的，当然这也与辛弃疾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辛弃疾能文能武，然而也身处乱世，正值南北宋交替之际，而这样的乱世，使得辛弃疾隐居乡村二十多年，而这二十多年的痛苦的隐居生活，自然也就只能心怀陶渊明来鼓励自己，使得自己向着心定的目标而继续走下去。

(三)菊花隐逸意象的形成

宋朝本身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而这中社会风气使得文人对于古代的文化典籍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与研究，这才导致了菊花意象，尤其是在南北宋之交的乱世，人们对于菊花有着更多的文化意味，并且因之而成为了隐逸意象的重要一环。宋朝，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他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因为在汉朝极度的重视名教，而到了魏晋则开始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因而出现了唐代的俚曲和传奇

这样两种民间文学形式，而之后韩愈对于孔孟之道的提倡使得名教的思想开始回归，但是另一方面佛教与儒学、道学之间的融合更加的紧密，这使得文人对于文化意象有了更为精准的把握，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把握，从而使得他们将之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而这也促成了菊花意象已经广泛地形成，并且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之中，而且也出现了诸如林逋这样的高风亮节之士，从而使得两宋词人，对于菊花意象大加运用，成就了千姿百态的景观。

参考文献：

[1]张桂凤.论宋词中与陶渊明相关的菊花意象[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04).

[2]王业萍.陶渊明诗中菊花意象的象征意义及其文化影响[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03).

[3]张海滨.论陶渊明诗中的菊花意象[J].安徽文学,2010(10).

[4]陈冬银.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建构[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4(11).

上接(第128页)

惧、怀疑消失殆尽”。后半句，“love and possibility”与shining out形成了独立主格结构，施动者是“love and possibility”，是shine out的逻辑主语，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由此，对此句的理解就清晰明了了，此句的句法结构是：倒装句及独立主格结构。此句的理解应该是：By the illumination of that candle, death and fear and doubt disappear, and love and possibility(hope and bright future) within your lit heart are shining out.

三、结束语

洛娜谷迪逊这首诗歌表达了诗人以民族发展为重，像一名治愈伤痛的医生一样，劝慰牙买加人民忘记痛苦的记

忆，面对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一主题。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各民族和谐发展的诗学思想。文本细读理论在理解这首诗歌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约翰·克劳·兰色姆.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宋华伟.细读:文学批评的基础——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理论谈起[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113.

[3]王水莲.平行结构的文体功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21):100-103.